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宋洪英 王少孔 李宝玲 贾梁豫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Zui Yu Fa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宋洪英 王少孔 李宝玲 贾梁豫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F.)著;宋洪英,王少孔,李宝玲,贾梁豫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4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书名原文:Crime and Punishment

ISBN 978-7-5396-3948-2

I. ①罪… II. ①陀… ②宋… ③王… ④李… ⑤贾…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6439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 冰

装帧设计:丁 明

封面绘图:桂小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3533889

印 制: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31 字数:620千字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Zui Yu Fa

第一部 / 001

第二部 / 076

第三部 / 172

第四部 / 246

第五部 / 318

第六部 / 389

尾 声 / 478



第一部

—

七月初,正值酷暑。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人打从C胡同一个阁楼里出来,慢慢地朝着K桥走去,似乎有些迟疑不决。小阁楼是他从二房东手里租来的。

下阁楼时,他顺利地避开了女房东。那阁楼紧贴着五层高楼的楼顶,说是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一口柜子。租给他阁楼并提供饭食和女仆的女房东,就住在阁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内,与他仅一楼梯之隔。每次外出,他都得打女房东的厨房前过,而厨房门正对着楼梯,几乎总敞开着。每次从厨房前过,年轻人总有一种病态的胆怯,这让他羞愧,于是他常为此皱眉头。他欠了房东一身的债,怕碰见她。

他倒不是说就那么胆小怯懦,甚至恰恰相反。但从某个时候起,他便处于一种易怒、紧绷的状态,就像是得了多疑症。他深陷在自己的内心里,离群索居,不单是怕见房东,甚至于怕见任何人。他被贫穷压得透不过气。然而,困窘的处境近来也不再让他苦恼了。那些迫在眉睫的事他也不干了,也不想干。其实,他根本不怕什么女房东,不管她想出什么法子为难他。可是被拦在楼梯上,听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听那些纠缠不休的讨债、威胁、抱怨,而自己还得想法子摆脱、道歉、撒谎。得了吧,最后还是像猫那样闪身下楼,悄悄溜走,不叫任何人看见。

可这一回,到街上后,方才担心碰见女债主的那种恐惧,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正准备谋划一件大事儿呢，可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害怕！”他心里想，脸上挂着怪异的笑。“嗯……没错……一切都已胸有成竹，可人还是常常会错失良机，就是因为胆怯而已……这已经成定律了……有意思，人最害怕什么呢？人最害怕新的行动，最害怕自己的新的言语……不过，我空话说得太多了，就因为空话太多，所以什么也没做。话说回来，也许是这样：正因为什么也没做，所以才这么多空话。我是这个月才学会空谈的，整日整夜地躺在角落里，想啊想……胡思乱想。我现在去干什么？这件事难道我能干成？这件事难道是当真的？压根儿就不当真。不过是自己哄自己玩，胡思乱想而已。一场儿戏！没错，大概就是儿戏而已！”

街上酷热难耐，闷得透不过气，拥挤不堪。到处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块，尘土漫天，还有每一个租不起别墅的彼得堡人所熟悉的那夏天特殊的臭气——所有这一切一股脑儿地扑过来，震荡了年轻人本就已经失调的神经。在城市的这个区域里，小酒馆尤其多。酒馆里窜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还有不断（虽是工作时间）碰到的醉鬼，这使得这街景那本就令人厌恶的忧伤色调无以复加。年轻人清瘦的脸上掠过极端厌恶的表情。其实，这年轻人长得很英俊，漂亮的黑眼睛，褐色的头发，中等稍高的个头，身材修长而匀称。但很快，他似乎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更准确地说，甚至好像有些出神，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注意周遭的一切，甚至也不愿去注意。他只是偶尔喃喃自语。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承认。此刻，他自己也意识到——种种思绪时不时纠缠在一起，他非常虚弱：已经有一天多了，他几乎粒米未进。

他衣着寒酸，换了别人，即便是已习惯于寒酸衣着的人，白天穿这样的破衣烂衫外出也会难为情。不过在这个街区，衣着很难引起人们的惊奇。这地方离干草广场不远，妓院娼寮比比皆是。猥集在彼得堡中部这些大街小巷的居民，大多是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有时把这里的街景渲染得五彩斑斓，因而遇到别的什么人就不再会大惊小怪了。不过年轻人的心里已经积聚了那么多的敌意和蔑视，所以，尽管他很爱面子，有时还有年轻人特有的讲究，但穿着破衣烂衫走在街上，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要是碰到另外一些熟人或以前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他本来就不喜欢碰见他们……就在

这当儿，一辆套着高头大马的大马车不知为什么要打这条街过，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马车驶过他身边的时候，车上那醉鬼突然冲他叫道：“哎，你，德国做帽子的家伙！”那人手指着他，扯着嗓子号道。年轻人一下怔住了，赶忙抓住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圆筒形高帽，奇美尔曼帽店买来的，但十分破旧，原本的黑色完全褪成了褐红色，到处是破绽，污迹斑斑，宽帽檐也没有了，帽筒极难看地歪向一边。然而，此刻他并未感到羞愧，向他袭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甚至像是恐惧。

“我就知道！”他慌乱地喃喃着，“就知道会这样！这可就太糟糕了！像这种蠢事儿，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会毁掉整个谋划！没错，帽子太显眼……因为滑稽，所以显眼……我这身破烂得配一顶制帽，哪怕是一顶油煎薄饼样的旧帽子也行，就是不能戴这顶又丑又怪的玩意儿。没有一个人戴这种帽子，一里之外就能看见，记住……最糟糕的是，以后会被人想起来，而这可是罪证。干这种事儿，得尽量不显眼……细节！细节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细节总坏事儿，毁掉一切……”

他用不着走太远。他甚至知道，从他那幢楼的大门出来要走多少步：整七百三十步。有一回，他想入非非的时候，曾经数过。那个时候，他自己也还不相信这些奇思怪想是真的，他只是在用这些不成体统但却具有诱惑力的肆意的幻想来刺激自己。而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已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了。尽管自言自语的时候他总是嘲弄自己软弱、犹豫，可不知怎的，现在他已经不由自主地把这“不成体统”的幻想当成势在必行的事业了，虽然他对自己仍然没有信心。而此刻，他正在去为他的事业作一番试探，他激动不安的心情正随着他的脚步越来越强烈。

屏住气息，浑身战栗，神经紧绷，他走近一座庞大无比的楼房。楼房一面墙对着一条污水沟，另一面冲着×街。这楼房里全都是窄小的套房，住满了各色各样的手艺人——裁缝、小炉匠、厨娘，还有形形色色的德国人、靠自身生活的年轻姑娘、小官吏等。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两个大门和两个院子里匆匆而过。这里三个或者四个看院人。年轻人一个看院人没碰上，这让他很满意。他悄悄地进了大门，往右一闪，溜上楼梯。楼梯又暗又窄，是“后楼梯”。不过他此前还是作了一番考察，因而十分熟悉，这里的整个布局

让他很喜欢：黑黢黢的，即便有好奇的目光看见，也不会有危险。“现在我都这么害怕，要是真有一天非要干那件事不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走在三四楼之间，他不由得想道。就在楼梯上，几个当搬运工的退役兵挡住了他的路，他们正从一套房子里往外搬家具。以前他就知道，那套房子住着一个拖家带口的德国人，一个小官员。“看来，这德国人现在要搬走，这么说，将有一段时间在四楼，还有这楼梯和楼梯平台，只有老太婆房里有人。这太好了……以防万一……”他又想道，接着拉响老太婆的门铃。门铃当啷响了一下，声音很小，似乎是铁皮做的，而不是铜铃。在这种大楼的这种窄小住房里，装的几乎都是这种门铃。他已经忘记了这铃铛会发出这样的声响，因而此刻这特殊的响声显得十分突兀，仿佛让他想起了什么，而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猛地一哆嗦：这一回他的神经就太脆弱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细缝：女住户透过缝隙狐疑地打量着来人，黑暗中只见两只小眼滴溜溜转动着。不过，看见楼梯平台上有很多人，她壮起胆来，把门敞开了。年轻人跨过门槛，进了过道，过道被间壁隔开，间壁那边是很小的一个厨房。老太婆一声不响地面对着他站在那里，疑惑地盯着他。这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六十来岁，两只小眼尖锐、凶狠，头上什么也没戴。一头浅黄头发间夹杂着几根白发，油腻腻地抹了一层油。尽管天气酷热，她鸡腿般细长的脖子上仍缠着一条法兰绒破布，肩上披着一件十分破旧、发黄的毛皮短上衣。小老太婆不停地咳嗽着、哼咏着。想必是年轻人看她的目光有些特别，所以她眼睛里猛然间又闪过方才那种狐疑。

“我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到您这儿来过。”年轻人忙含混地说，鞠了个半躬，因为他意识到，得客气一些。

“我记得，老爷，你是来过，我记得很清楚。”老太婆清清楚楚地说道，依旧没把那充满疑问的眼睛从他脸上移开。

“这样……还是，我还是为那种事儿来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接着说道，他有些慌乱，老太婆的狐疑让他有些吃惊。

“可能她向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上次没注意到。”他这样想道，心里有一种不快的感觉。

老太婆沉默片刻，好像在沉思，然后退到一旁，让客人先过去，指着房间

门,说道:

“进去吧,老爷。”

年轻人走进房间。房间很小,贴着壁纸,挂着薄纱窗帘,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此时,夕阳把房间照得通亮。“到那个时候,太阳想必也会这么亮!……”仿佛不经意间,拉斯科尔尼科夫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他飞快地把房间内的一切打量了一遍,他要弄清并记住这里的布局。不过,房间里没有任何特别之物。家具十分破旧,全是黄木的:一张大拱背沙发,沙发前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窗间嵌着一个梳妆台,靠墙几把椅子,墙上还有两三张装在黄色木框里的一文不值的小画,上面画的是手捧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什。墙角一幅不大的神像前亮着长明灯。一切都干干净净的,无论是家具还是地板,都擦得锃亮,一切都闪着光亮。“莉扎薇塔收拾的。”年轻人心想。整个房间找不到一丝纤尘。“只有这些凶狠的老寡妇们家里才这么干净。”拉斯科尔尼科夫心里又暗想道,接着好奇地瞥了一眼另一个房间门上挂着的印花布门帘,这另一个房间非常小,里边摆着老太婆的床和一个五斗橱。拉斯科尔尼科夫还从未往这房间里看过一眼。整套住房就这么两个房间。

“什么事?”老太婆严厉地说,她走进房间,仍旧正对着他站住,好直盯着他的脸。

“我有件东西想当给你,喏!”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怀表。表的背面雕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质的。

“上一件可已经到期了,前天就满一个月了。”

“我会再付您一个月利息的,宽限几天吧。”

“是宽限几天,还是现在就把您的东西卖掉,这可就由不得你了,老兄。”

“表能押多少钱,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你老拿些小玩意儿来,老爷,差不多一文不值。上回那小戒指我给你两个卢布,可从首饰匠那里,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个新的来。”

“您给四个卢布吧,我一定赎回的,这表是父亲传给我的。我很快就有钱了。”

“您要是愿意的话,一个半卢布,利息先付。”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突然喊叫道。

“您爱当不当。”老太婆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气得想要转身离去,但他立即就改主意了,因为他想起来:自己再没什么地方要去,他到这儿来不单单是为了当表。

“拿来吧!”他粗鲁地说道。

老太婆伸手到衣袋里掏钥匙,朝挂着门帘的那个房间走去。年轻人一个人留在了屋子中间,好奇地聆听着,暗暗揣测着。只听得她打开了五斗橱。“想必是上面那个抽屉,”他心里猜测,“钥匙想必装在右口袋里……就一串钥匙,都串在一个钢环上……上面有把钥匙比别的都大,大三倍,很多锯齿,当然不是五斗橱的钥匙……想必还有一个匣子,要么是小箱子……这可就叫人奇怪了。小箱子的钥匙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一切太卑鄙了……”

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老爷,一卢布每月十戈比的利息,那么一个半卢布您得付十五戈比,先付一个月的。上次那两卢布也这么算,您该付二十戈比。加起来是三十五戈比。那么现在,我收下您的表,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您收好。”

“怎么!现在怎么成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一点没错,先生。”

年轻人没有跟老太婆争吵,他把钱接了过来。他看着老太婆,不急着想走,好像他还有什么话或什么事儿,但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话,什么事儿……

“我,阿廖娜·伊万诺芙娜,这几天可能再拿件东西来,银的……很好看……一个银烟盒……从朋友那儿一弄回来我就……”他一阵发窘,住了口。

“到时候再说吧,老爷。”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吗?您妹妹不在家?”他一边往过道走,一边尽可能从容地问道。

“您找她有什么事,老爷?”

“没什么。随口问问。那您现在……再见,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走出来的时候，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惶恐不安，而这不安越来越强烈。下楼梯的时候，他甚至有几次停了下来，好像是猛然被什么东西惊住了。终于，到了街上之后，他大喊了一声：

“噢，天哪！这一切多叫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这是胡扯，这太荒唐了！”他坚决地加了一句，“难道这么可怕的想法会钻到我脑袋里？可我的心竟能容忍那么肮脏的想法！最要紧的是：太肮脏，龌龊，太龌龊！……而我，整整一个月啊……”

但无论是言语还是叫喊，都无法表达出他的激动不安。在去老太婆家的路上，那极端厌恶的感受就已开始压抑、搅扰他的心灵，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清晰地显现出来，折磨得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躲，才能躲开他的愁闷。他醉鬼一样走在人行道上，全然不见路人，不时撞到别人身上，直到下一条街上他才清醒过来。他四下望望，发觉自己站在一个小酒馆旁，酒馆在地下室，一道楼梯连着人行道。这时，正有两个醉鬼从门里出来，相互搀扶着、对骂着，顺着楼梯往街上攀。拉斯科尔尼科夫没多想，立马下了楼梯。此前他从未进过酒馆，可现在他头晕得厉害，而且焦渴也折磨着他。他想喝杯冰镇啤酒，他把自己一时的脆弱归结为是太饿了的缘故。他在一个幽暗、肮脏的角落里一张黏糊糊的小桌子旁坐下，要了啤酒，贪婪地灌下第一杯。他心里一下子轻松了，思绪也清晰了。“这全都是扯淡，”他满怀希望地说道，“这种事儿有什么可慌乱的！只不过是身体失调而已！只消一杯啤酒、一小片干面包，瞧，眨眼之间，头脑就会强健起来，思路就会清晰，意志就会坚定！呸，这一切不值一提！……”尽管蔑视地啐了一口，但他的眼神已经变得快活了，就仿佛猛然卸下了一副可怕的负担，他友善地扫了一眼酒馆里的人。然而，甚至在这一刻，他也隐隐预感到，这种往好处想的乐观全然也是一种病态。

这个时候，酒馆里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除了在楼梯上碰见的那两个醉鬼，随后又一下子走了一大群，有五六个人，带着一个姑娘和一架手风琴。他们走后，酒馆里寂静下来，空荡荡的。剩下的人有：一个喝醉的人，但醉得不厉害，他还在喝啤酒，模样像是个小市民；他的同伴，一个大块头，胖子，身

穿一件西比尔卡^①上衣，长着花白大胡子，他已经酩酊大醉，在长凳上打起盹来，有时候好像半睡半醒，猛然张开双臂，打起响指，上身在长凳上一欠一欠的，还随着响指的节奏胡乱地唱起来，使劲地想着词儿，唱的好像是：

亲老婆我亲了整一年

亲老——婆我亲——了整——一年……

要么，醒来后猛地又唱起来：

我进了教堂门儿，

找到了老情人儿……

不过，没有人分享他的幸福。他那沉默的同伴看着他这些抽筋似的爆发，眼神里甚至透着敌意和怀疑。酒馆里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个退休文官。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自己的酒杯，偶尔喝上一口，眼睛不住地四下打量。似乎他也有些激动不安。

二

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合群，正如前文所讲，他总是逃避人多的地方，近来尤其如此。然而不知为何，现在他突然想跟人接触。他心里似乎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而且渴望与人交往。整整一个月来，这无时不在的愁闷、阴郁和紧张，折磨得他疲惫不堪，他渴望到另一个世界里透透气，哪怕一分钟也好，不管这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此刻他很乐意待在小酒馆里，尽管这里又脏又乱。

酒馆的老板在另一个房间里，但不时会到大厅里来。每次他顺台阶下来，首先露出来的是他那考究的抹了油的靴子，上面有红色的大翻口。他身

① 一种俄式有皱的细腰呢子上衣。——译者注



穿细腰掐皱长衣，外套一件油渍麻花的黑绸背心，没扎领带，脸上好像也抹了一层油，就像一把铁锁。柜台里有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还有个小男孩比他还小，客人点菜要酒时，他送过去。柜台上摆着小黄瓜、黑面包干、鱼块，全都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又闷又热，坐在这儿简直是受罪，所有的东西都浸着浓浓的酒气，就是不喝酒，待上五分钟，也会被这里的空气熏醉。

偶尔我们会遇见这样的人，甚至素昧平生，虽然一句话都还没说，但一看见，就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坐在稍远处退休文官模样的客人让拉斯科尔尼科夫产生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后来，他多次想起这第一印象，甚至认为这是预感所造成的。他不断地打量那文官，当然，这是因为对方也在盯着他看，而且显而易见，那人也很想跟他搭话。对酒馆里的其他人，包括老板在内，那文官好像有点熟视无睹，眼神里甚至透着无聊，同时还带着某种傲慢和轻蔑，好像他们都是蒙昧无知的下层人，跟他们无话可谈。此人五十开外，中等身材，很结实，头发斑白，秃了一大块，因常年喝酒，脸庞浮肿，面色发黄，甚至有点发青，浮肿的眼皮底下亮着两只有些发红的小眼睛，虽小如细缝，但生动有神。但他身上有种十分怪异的东西。他的目光里好像亮着亢奋，也许还有理智和智慧，但同时似乎也闪着疯癫。他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黑色燕尾服，扣子差不多全掉光了，只有一枚还勉强连着，他正是靠这一枚扣子系着燕尾服，显然，他不想失去体面。胸襟儿从黄土布背心下撅了出来，皱巴巴、脏兮兮的，酒渍斑斑。跟所有官员一样，脸是刮过的，不过是很久以前刮的，因而腮帮上已经冒出浓密的灰蓝色胡楂。他的举止也的确显露出某种官派。不过他看上去焦躁不安，不时挠头抓发，有时破烂的衣肘支在洒满酒的黏糊糊的桌子上，两手烦闷地抱着下巴。终于，他直冲着拉斯科尔尼科夫看了一眼，坚定地大声说道：

“恕我冒昧，阁下，能否跟您攀谈几句？因为您虽然衣着不甚考究，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您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惯饮酒。本人一向敬重有教养和诚心的人，此外，本人是九品文官。贱姓马尔梅拉多夫。九品文官。冒昧问一句，您可曾供职？”

“不，我在上学……”年轻人回答。对方过分矫揉造作的腔调和如此直截了当的搭话，让他有点吃惊。尽管就在方才的某个瞬间他渴望跟人交往，



不管是谁,而现在对方果真对他开口了,但对方刚开口,突然之间他却又产生了他对任何涉及或想要涉及他个人身份的人那惯有的不快、气恼和厌恶。

“这么说,是大学生,或者说上过大学!”文官高声叫道,“我就知道!经验哪,阁下,屡试不爽!”他边说边自夸地把手指贴到脑门上,“您肯定上过大学,要么从事过学术研究!请允许我……”说着,他欠起身,晃了一晃,抓起自己的杯碟,坐到年轻人的桌边,稍稍斜对着年轻人。他醉了,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机灵敏捷,只是偶尔语无伦次,拖腔拿调。他突然对着拉斯科尔尼科夫滔滔而谈,那样子有点贪婪,就好像整整一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似的。

“阁下,”他煞有介事地开口道,“贫穷不是罪过,这是真理。我还知道,酗酒也并非美德,这更是真理。但一贫如洗,阁下,一贫如洗可就是罪过了。过穷日子,你尚能保持与生俱来的高尚情感,但过一贫如洗的日子,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法保持。因为一贫如洗,人家把你赶出社交圈子甚至都不用棍子,而用笤帚疙瘩把你扫地出门,就是想更狠地侮辱你。这也没什么不公正的,因为身处一贫如洗的境地,不等别人来侮辱,我自己头一个就情愿侮辱自己,因此才会酗酒!阁下,一个月前,我夫人给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毒打了一顿,可我的夫人并不是我这样的人啊!明白?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算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吧:您曾在涅瓦河上,在干草船上过过夜吗?”

“没,没有,”拉斯科尔尼科夫答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咳,我就是打那儿来的,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倒上一杯酒,喝干,接着便沉思起来。在他的衣服上乃至头发里,果真沾着干草茎。很可能他五天来没脱过衣服,没洗过脸。他那双肥肥红红的手尤其脏,指甲里满是污垢。

没想到,他的谈话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虽则是懒洋洋的注意。两个小男孩在柜台里嘻嘻地笑起来。老板也似乎是特地从楼上下来听“活宝”说话,在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一边还懒洋洋却派头十足地打着哈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早就是这里的名人了。就连他那说话矫揉造作的嗜好,想必也是他经常在小酒馆里跟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搭话攀谈的结果。他的这个习惯于其他酒客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主要是对那些在家受到严厉管束、专横压制的

酒客而言。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竭力在喝酒的这伙人中间为自己求得几句辩解，如有可能，甚至想博得一点尊重。

“活宝！”老板大声说道，“那你干吗不干活？干吗不上班？如果你是文官？”

“我干吗不去上班？阁下，”马尔梅拉多夫接过话茬，单对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好像这个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干吗不上班？我这么低三下四却徒劳无益，难道我就不心痛吗？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亲手毒打我的夫人，而我却醉卧在那里，难道我就不痛苦吗？请问一句，年轻人，您有没有过……嗯……有没有过绝望地开口借钱？”

“借过……可绝望地借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事先就知道一文钱也借不到。比如说，您知道，事先就详细地知道，这个人，这个大善人，这个最有益的公民，无论如何不会给您一文钱，因为，我要问，他为什么要给？他可是知道，我还不起。出于同情吗？可一向关注新思想的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前几天讲道，同情在当代甚至已被科学所禁止，在政治经济发达的英国已然如此了。我问问您，他为什么要给？但是，虽然事先明知他不会给，您仍然出门去借……”

“为什么要去呢？”拉斯科尔尼科夫插了一句。

“无人可投，无处可去啊！要知道，得让每一个人都能有个去处，随便什么地方。因为有些时候，必须得有可以去的地方，随便哪里都行！当我唯一的女儿第一次带着黄证^①出门去，我也出门了——因为我女儿是靠黄证为生的……”他加了一句，有些不安地看着年轻人。“没什么，阁下，没什么！”听见柜台里的两个小男孩都嗤了一下鼻子，看见老板本人微微一笑，他马上就说道，神情看上去已经平静了。“没什么！这些人频频点头不会让我难为情的，因为一切都尽人皆知，所有隐秘的东西都在变得公开，对这些，我的态度不是蔑视，而是恭顺。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吧！‘你们看这个人！’^②请问，年轻人，您能不能……不，不，应该阐述得更有力、更生动些：此刻不是您能

① 帝俄时，妓女从警察局领的黄色执照。——译者注

② 语出《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译者注

不能，而是您敢不敢看着我的脸，肯定地说我不是头猪？”

年轻人没有回答。

屋子里又响起一阵嬉笑声。这一回，演说家以无比的自尊等他们笑过后，接着说道：“好，好，就算我是头猪，可她是女士啊！我长着一副畜生相，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的夫人，她可是受过教育的人，是校级军官家的小姐。就算，就算我是个下流坯子，可她有一颗高尚的心，有教养，充满着高尚的感情。可是……噢，她要是可怜可怜我就好了！阁下啊阁下，要知道，得让每个人都有哪怕一个有人可怜他的地方！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是个宽宏大量的女士，可是她不公平……虽然我自己也清楚，就算她揪我的头发，那也正是出于她怜悯的心，（因为，我毫不难为情地再说一遍，她经常揪我的头发——听见又是一阵嬉笑，他以极其自尊的口吻说道）可是，上帝啊，她哪怕是可怜我一次……不！不！说这些全都是徒劳，没什么好说！没什么好说！……因为我的愿望不止一次地得到满足，我不止一次地得到可怜，不过……我就这副德行，我天生就是畜生！”

“可不就是嘛！”老板打着哈欠说道。

马尔梅拉多夫猛然挥拳在桌子上砸了一下。

“我就这副德行！知道吗，您知道吗？阁下，我甚至卖了她的袜子去买酒喝！可不是靴子，那样的话还多少合乎点儿情理，而是袜子，我卖了她的袜子买酒喝！她的羊绒围巾我卖掉了，那可是以前别人送她的，是她自己的，不是我的。而我们住在半间寒屋里，去年冬天她受了凉，开始咳嗽，现在已经咳血了。我们三个小孩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早忙到晚，擦啊、洗啊，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自小就爱干净，可她身体虚弱，极可能患了肺病，这我也感觉得到。难道我感觉不到吗？我酒喝得越多，感觉就越强烈。我之所以喝酒，就是要在饮酒中求得一点同情和感觉。我不是寻欢作乐，我寻求的仅仅是痛苦……我喝酒，因为我想痛痛快快地受苦！”说罢，他好像绝望了似的，脑袋耷拉在桌子上。

“年轻人，”他又直起身，接着说道，“在您的脸上，我看到好像有某种痛苦。您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马上跟您搭话。因为，我给您讲我的生活史，并不是想在这些游手好闲之徒面前作践自己，他们早就全知道了，

我是在寻求一个有感情、受过教育的人。跟您说吧，我的夫人在外省一所贵族女子学院受过教育，毕业的时候，她在省长和大家面前跳过披巾舞，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奖状。奖章……奖章卖掉了……早就卖掉了……嗯……奖状至今还在她的箱子里放着，就在不久前，她还拿给女房东看过。虽然她和女房东天天吵架，可她想在人前争点儿面子，想跟人说说过去幸福的日子。我也不责备她，不责备，因为那可是她记忆里唯一可怀念的，其他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了！没错，没错；她是个急性子，高傲，而且已入暮年。她自己擦地板，天天吃黑面包，但她不允许别人对她不尊敬。正因为如此，她也不愿对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的粗鲁行为视而不见，列别贾特尼科夫为这事儿打了她，她便卧床不起，这与其说是被打的，不如说是她太伤心了。我娶她的时候，她已然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的前夫是个陆军军官，为了爱情她跟着他私奔了。她对前夫爱得不得了，可他却迷上了打牌，给人告到了法庭。到后来他经常殴打她，而她虽然不能容忍——这一点我确切知道，而且有书信为证——至今还常流着眼泪想起他，拿他来训斥我，而我很乐意，很乐意，因为这样她便可以想象自己曾经有过幸福，虽然那是想象。前夫死了，把她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撇在了一个偏远、荒蛮的小县里，当时我也在那个地方，她处在毫无希望的贫困之中，我虽目睹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事儿，但她所处的绝境，我却难以描绘。亲友没一个伸手相助。何况她很高傲，过分高傲了……于是，阁下，于是我，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身边有前妻给我生的已经十四岁的女儿，于是我就向她求婚，因为不忍心看她一个人受苦受难。她，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名门之后，竟肯屈尊下嫁于我！由此您就可以想见，她的灾难到了何种地步。但她嫁给我了！虽然痛哭号啕、肝肠寸断，她还是下嫁于我了！因为她走投无路。明白吗，您明白吗？阁下，您明白走投无路意味着什么吗？不！您现在还无法明白……有整整一年，我虔诚而神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不碰这个（他用手指敲了一下酒壶），因为有感情。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未能讨得她的欢心。就在这时，我失去了职位，这也不是因为我犯下过失，而是由于人事变动，那个时候就沾上酒了！差不多在一年半之前，我们在四处漂泊、历经苦难之后，最后来到了这雄伟壮丽、装点着无数名胜的首都。在这里我还谋得一个